

皇

明

書

皇明書卷之四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列女

郢王妃郭武定侯英女也王就封而薨無子妃痛哭曰王賢今舍我去又無子尚復誰恃對鏡自寫容付宮人俟吾諸女長與之令識母容也遂自經時唐王妃高氏未冊封而王卒亦自經追封唐王妃寧王妃婁氏廣信婁諒克貞女也爲庶人濠妃貞淑有家學事濠一於禮濠雖暴多內嬖然禮敬妃不衰已濠有異志輒諫後苦諫至涕泗諫不聽及

濠被執入見王文成左右立相向濠謂文成曰吾欲有言文成曰願殿下無危言濠曰非他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於今苦勸諫不納以至此適赴水死矣望公遣人爲收之王立遣校四求尸得之蓋妃自出城輒周身用紙繩自結束故尸易辨其處變能自全如此王發自克貞所爲俗禮壅之

賈夫人者周王府輔國將軍鐸夫人也家爲通許宦族而謙約孝敬姑田夫人嚴夫人重之當其意懼其心事輔國輔國安焉及有子女視諸妻子如己子女時知縣妻者夫人從女兄也時死

妻見賊亦死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
不若未見賊而死之爲愈也疾革力起盥櫛坐取
服用珍綺畢散之諸子女若妾輔國問終事曰慎
而已永久之圖毋徒事觀美爲也又問笑而曰君
慮閔損衣單耶何問之數也將絕日取命冠服來
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
之大閑也賈夫人臨絕而不忍女之君子耶

魏夫人宋氏祭酒觀之母也武昌蒲圻人七歲能誦
曲禮內則十歲共女事無闕歸同邑魏雲瑞雲瑞
履行高潔爲儒者夫人實相之居母姑之喪皆哀

毀跪食者三年庶姑羅性素嚴難事夫人始終順事之疾侍湯藥惟謹沒歟葬必豐雲瑞客齊安而卒遣其子往逆柩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必焚骨歸矣夫人哭喻之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爲灰燼耶亟往毋憚而父善人也神必相之謹母爲差胡俗所爲迄渡風浪恬然喪旣還或曰柩入門陰陽家所忌盍慎諸夫人曰吾夫也舍故宅何適魂無知則已如有知其謂之何卽弗利必萃於未亡人之身於是惟正堂安焉朝夕臨毀葬幾不能生里豪周一以夫人

請之不得乃瞰尚書出以苦金二百兩置前拜且
請夫人叱諸僅收縛送御史獄尚書曰真吾妻也
及尚書官刑侍退食不悅問之曰監生有呈文書
者吾怪其瘠甚問之則不食三日矣吾哀之未有
以賙也故歎夫人曰曷不以昨所得俸鈔給之尚
書喜立舉以賙夫人以尚書入官封孺人進封淑
人里巷訢艷而夫人恬然接宗姻女婦益謙以和
練衣疏食不異平日卒以子貴封夫人

黃安人者林尚書俊母也配爲教授元旭妻旣歸王
大姑方孺人方治家嚴能得其懽心方年高食少

奢饑則日進六七食稀稠酸澹咸默適其意方血
衰奢感能調適其寒溫氣奢滯時摩熨使暢流夜
奢麌伺其睡熟扶使側卧理手足令無麌也乃出
戶績項復徃候方麌則爪足跟微呼之夜常五六
起以爲常稍疾則徹明不交一睫方有姚氏甥鞠
于家百計撫視以悅其心御妾楊有恩視妾子均
子也賓祀曲致厚繢三族有求丐必委曲畀之至
自解衣分珥不厭也陳氏媳三子俱一歲死令其
子侃傳名許一女聘其孤平生無深坐無疾言方
與丈賓坐聞二子金舉無勤容盥浴食飲治饌具

必親未嘗呼侍婢也氣靜言徐雖子孫莫知其音
吐大小者諸子幼或詈人曰於村俗何異疾走曰
何急事俊生子得奇夢喜間以語所知母聞之曰
驗未益刺躁也吳氏妹死既殯婚劉歸其貲盡笈
笥毋指一簪曰是借之某者餘留新人年四十卽
自居老成不與諸妾御至老紡績不倦夜率盡二
跛足不出閨門雖孫婿亦罕見其面以禮自度比
於老不衰

吳孺人駱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爲處士英之妻英
早世哭欲絕以廷舉少忍之然終喪眶睫不時瞑

闔屏屏處衣止繡苧蓬弗柳垢弗沐也廷舉遭累
疾羣叔意必死欲具櫬禁母爲禱藥徒費也母復
之自朔達望晝夜不少瞬諸嫗番休更視弗能支
胥歎息曰神人也而廷舉竟瘳少長督之學曰若
卽不逐晷自策勵流而日月與鄉人俱而母將何
歸耶時家索莫甚歲連侵而師賓問遺率如常澣
滌紩綴衣廷舉就學者不後他學子維綻汙閑跛
必褫而責之廷舉秀而修腥啖肉不盡齧不御葷
辛尤不樂戲弄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貫穿經史
若炙轂轢曰母遣出學宵入爇燭治女事教之學

嚴也於人介取而多予他學子間以書遺廷舉輒怒斥還之性不喜紛華嫁時衣三十年尚襯如也花晨燈夕蒼梧俗雜迷惑觀以爲俗酷惡之俗有化之者年五十而卒

曹母李氏者襄陽曹御史琰母也幼婉婉沈慧聞父兄誦讀輒竊聽心領間以成誦年二十歸曹事舅姑謹處尊幼義而有恩從姊有孀居自守者敬愛彌至爲嫁其孤女有貧不能衣食遣其隣自以意給之僕道得遺金遺就所遺處俟之歸其主璘官御史欲言事懼貽母憂乘間先白之母曰守汝官

慎汝寧言汝戚也母我念疏上果下獄母忿憂不見聲色或以危言恐之母曰必母是比葬引疾得告兩京大臣及臺諫跪起用母曰宜有之然非予樂也聞者服其賢比疾亟葬憂甚母諭之曰世患天吾年七十有六世患貧且賤吾生長名門豐有衣食又以汝故被國恩受封復何憂惟我死子孫母先我家法足矣言訖而逝母貞專有性量善掩覆人過故能睦有家

鄭夫人太保工尚書李鍇配也湯陰人家累世同居事太保於微太保父小官留秦養官馬夫人晝汎

掃汲爨夜與太保同一燈讀書紡績丙夜秣官馬
而後就寢蓋其勤如此及太保貴寵祿冠河朔而
夫人治益奉祀愈益勤目無流視口無飾詞躬靡
惰容心忘矜志壯氣獨子卽爲太保納側室側室
生子則抱諸懷煦嫗之至有成夫人有金釵所生
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之爲長孫內婦不許後出
助妾子繼先婚或問之曰吾豈老曠不念嫡孫哉
顧繼光無私財且自孫議婚而來所費貲業過吾
嫁時及視吾嫁女奚啻數倍又可益之乎一稚子
卽令祚金履采後復能苦力詩書哉及太保父子

罷官還湯陰主事稍稍營貲產夫人不說曰吾常
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衰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
寧私李氏耶聞者歎服之崔子曰銑垂髫夫人許
女後嫁李氏居見夫人行事儉於富勤於耄思婦
媵而仁姻故若其中心安而樂之雖詩所頌樛木
葛覃何加焉

李淑人崔侍郎銑母戶侍郎李仲之女也安陽人少
從父官京師每倅臣石彪曹欽退朝過門驕導誼
赫告母曰天子出不若是其何以免後果敗年十
八失母諸弟妹咸幼侍郎時爲給事中日在公淑

人代母理家務字諸弟妹甚劬侍郎甚賢之擇配
得山東崔陞女之淑人旣歸崔則耳嫁成衣以奉
姑以其貴下諸姊妹後陞舉進士以主事下內艱

歸貧甚淑人自食糠粃節食以食夫主事性方直
事惟心所安弗回撓多忤上官意又苦介淑人相
之爲卑官二十年貰屋居淑人令僮日拾馬遺自
夾薪以爨人或饋一介必勸夫固却之曰古云文
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連失五子生侍郎
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弄之主事出守延
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漸

也爲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官侍讀在告出飲歸詈婢于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酌詈爲也爾爲儒爲天子法從當如是乎於是侍讀偕從母弟外弟跪謝過乃已從延安進官參政歸無厚產食指三十食未嘗兼味淑人攻女紅苦節約佐之有人所不堪者後諸孫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獨子尺帛而上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徇所求乎夫貪以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所不爲也病且卒出衣及簪珥賜子孫及外孫而

以杷一遺父侍郎守墓者妻曰語爾夫守墓當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語不及私方淑人病時侍郎妻李曰侍疾不寐急叩首北斗下血流瀆磚淑人喪三年衣衰食素不他出也侍郎官翰林爲逾瑾出爲南部郎渡江風幾覆家人惶迫李徐曰此正命猶勝附瑾得禍者侍郎官南翠酒請歸已得報候部書下閑居者兩旬終不市南都一物諸生大厭服之侍郎居淑人憂或餽之驟侍郎泣曰母嘗恨無驢令見之必喜李曰君未知姑使以勤力致則然未必說饋者侍郎大慙曰嗟乎吾母德使婦

不能忘至此乎以父尚書鑑遭狂生訟而憂得左脅刺痛逆攻膈遂卒

李宜人淮王長史勲之女也幼有至性事繼母張以孝聞張病禱天請身代張曰長子女乃獨憐宜人篤愛之如所生父訓導新野時悅吉水羅生循許女之徃就婚試之文立就則大喜曰鶼鳥豈直搏鼠耶延師課之學二年始婚居無何羅遊白河以羣從留爲諸生宜人從則卸服飾操作親爨曾不異貧婦其後羅起進士由兵曹歷鎮江淮安南郡守已備兵徐州在邸署謹管鑰嚴出納其清約憔

梓曾不異白河時在兵曹遜瑾張甚郎中以奉法
數忤瑾瑾咄之數使人伺兵曹於是郎中日夜留
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爨馬矢時買
魚肉餉曹中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不厭也瑾伺
之數月竟寂然鎮江夾江淮之衝其地魚鹽米穀
重裝大賈之所輳多見可欲而守廉好修又往往
割俸錢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攜女奴日徃後園
掘野蔬而食之於是宜人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
冠帔嘗從諸僚婦飲諸僚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釧
金燁然宜人旣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

往女驕有獻金首飾潛入者痛呵絕之於是諸僚
婦始赧然內發愧矣宜人待姊姒執禮甚卑諸舅
兄弟至不欲輕與見見他婦對客清辨者每爲色
赤至其訓子孫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
辭色前後所生子皆早夭既有娠復爲夫納側室
絕少嫌忌已聞其以言相侵獨掩耳走甚則爲飲
泣不能出一語宜人於子女苦楚矣子洪先又時
時多疾疢然督之學不少貸洪先爲進士舉首歸
飭介厲行宜人輒首領之曾不迂其所爲平居見
人寒餓窘迫輒涕下思貸之每食見幼稚無問貴

賤必停筋分給歲末寒取舊裳浣滌補衣諸減獲
務令完厚諸女奴違命不築朴爲分其勞素曾釀
天寒手僵木浙浙甕盎間迨夜分不置或訝之曰
女奴不稱吾意寧吾自爲之省氣也年六十餘盛
暑中猶向寢室視食飲卽突煤蒙面不計比疾亟
猶數指側室子女示洪先淚泓泓下若以相屬然
其德厚如此

封孺人張氏常熟陳御史察之繼室也察舉進士始
入室甫踰月之官留以侍其母養母時遭從察兩
臺及京師席未煖輒歸歸侍姑養十常居七八其

從宦躬執爨布荆蔬食泊如也既受封不能辦冠
被曾無少望察以御史疏國事至浹旬不報上
意叵側也甚自危張從容曰納忠臣職也主上
當亮之縱得罪命也又何憂比御史解官歸峻謝
請求親戚踵門者輒婉詞謝遣一不令御史知婦
婦顧生子道二年而顧沒御史令前室王子之一
年而王沒張以季女入室恩勤尤至道嘗病抱鞠
之疲而病不顧也會又歸侍其母疾益疲母沒號
頓恨不能代遂以毀卒鄉祭酒守益曰古隆德之
化始于閨門世有飭名厲行以牽撓而失之者衆

矣故厚於燕昵而孝衰於服食貨利而廉改惑
於讒間而友愛移休於妬忌而宗祀絕有能劬躬
竭慮順成夫子之志如孺人者可以感也夫

封恭人屠氏淮沐陽人副使胡之妻監察御史效
才舉人效忠母也少從父衛經歷晟受孝經毛詩
女誠諸書通大義每議婚父輒謝却之一日見胡
君于日者所異之立以女許焉竟不煩媒妁而定
恭人歸胡氏恂恂惟謹操井臼治酒漿下至灑掃
浣濯必親舅姑喜相語曰古云娶婦須不若吾家
亦何必其然顧在人耳已副使登進士入官恭人

食苦茹淡相砥礪於官守及從官南刑部姑病帶
下親滌巾屨病革則手掬所遺入廁渝爪指爲皆
赭屬纊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副使起官闥舅以
老倦行卽獨歸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
微有風指卽顯承之舅衍衍然忘其子之違側也
副使性嚴重恭人以禮相之一錢尺帛必以請遇
二子慈甚至副使課之學雖篋撻不爲請曰愛其
子固當如是比二子各立謂之曰毋以是自多第
毋墮家聲可矣居間卽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
諸女婦日夕葛覃桃夭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至

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媚黨爭延之一日求見麾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尼竟敗副使官廣東攜妾行踰年而舉子喜曰枝屬蕃家之慶也未幾病痏簪珥封之曰謹付三郎惜吾不及見也又曰而父素長者吾嘗恐負之今其免夫遂卒

吳母朱孺人者刑侍郎悌之母也撫州金谿人王舅病癱瘓已數歲諸子婦承養少厭忽王舅聞有後言恨不得卽死孺人歸竭力致養自羹饘服御藥物之湏以至溫寒饑飽緩急之宜加意節適久之

益習靡有後時失備者家人是儀病者和衍後七年卒且卒祝其生賢子孫以報云已而夫歲遊滇越子悌幼孺人禮明師教之所與偕必良子弟夙夕出入容辭必慎謹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不廢其後悌舉進士令樂安宣城孺人率以儉素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兩邑人懷之召入爲御史引疾歸父殊不悅母輒譬解之其後父卒御史竟終養不出益安之也孺人端重溫惠自娣姒以至臧獲旁及里嫗罔不有恩禮故卒而宗戚里閈咸哀王祭酒材曰孺人之

事王舅德厚矣。相夫以裕而持約，終其身教子以立能不徒尚其榮進？古所謂女士非歟！不獨其事王舅之孝爲難能也。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國初徙和州，劉從其姑甯而南奉養甚謹。姑行至南京墮而傷，劉氏籲天刺臂血和湯以進，姑遂愈。至瓜洲復病，再進再愈。比抵和，鬻蔬以供養，無遺禮踰二年。姑患風痺，不能起。時盛暑，劉書夜驅蠅蚊，不息。蛆流枕席，齧之已不復生。後病危，齧劉指，意與訣。劉卽斬指血和粥以進。姑復愈，及卒，遵遺命。

殯淺土俟歸葬舊塋五年而弗得哀號如祖括之
日事聞高祖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甯氏喪葬新
樂旌門復其間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歸爲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
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衆
以和上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公濂受學通尚
書事曹國公文忠爲參軍陳善效忠甚見禮重洪
武中以內藏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於獄石氏號
哭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爲義門婦
死其鬼耳夫旣亡寧能汚其身以忝旌門乎遂絕

粒不食鄰媼強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繩自絕高祖嘉歎之曰真義門婦也錄事付史館表門浦江嚴賢婦者鄭義門女鼎也父青田尉德璋歸嚴氏事舅姑順而有禮處閨闥無謔言疾步嚴貧儉粥或不繼事舅姑彌謹歸寧自雅飭未嘗以貧告其父母父畀之財謝曰義門故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父卒母遺之縑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已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稱父死而不忍讀其書以手澤存也况喪帛詎忍受乎母慚其言不復言時其歸卷而納諸笥竟不受其女甥

爲諸暨金生妻事舅姑亦篤如鄭故教之於人大也

鄭楷妻洪氏名媛字子姬浦陽人也爲鄭義門妻初楷姑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世戚也故楷聘焉母病時媛方五歲能涕泣禱神請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雪涕事後母曲意承事之洪故豪招賓客飲筭筭雜進諸女競賽簾帷窺睇之媛獨閉戶業組紃未嘗出戶閨年二十歸鄭諸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敬恭敏慧先後咸悅事姑周尤得其懽心姑疾者累年媛節適饑飽寒燠

調湯藥扶持卧起彌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冠且至家人爭逃竄媛獨奉姑走避不肯去姑泣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汝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卽有故媛有死耳敢他之乎旣姑卒媛方免乳復哀頓遂病憊猶朝夕哭奠不休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進魚肉終不肯迨小祥媛已不能行呼膝母扶至几筵奠哭已仆地寢劇已遂卒將死語夫曰必報葬而歸主家廟母几筵夫曰何也媛曰君未之思乎先始几在堂而妾柩復設寧無傷君舅之心益孝愛如此

熊母賴寧都熊本妻也生七年而母李卒依外氏以居外家姑孫氏故詩禮家因授熊以孝經論語及傳記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有條能者以爲難母卒時屬遺橐備嫁資後母移置它產寘不問而孝謹彌篤年十九歸本事舅姑執婦道有姒氏以其夫爲前姑出也怠弗事熊以所聞詩禮躬踐之日執饋食之禮惴惴如不及事必關決其姒氏禮度雍容辭氣溫欵姪氏慚感因服從其化門內煦然如陽春力治田宅整裕有條理姑王得風寒疾熊日夜保抱扶持每顰天乞以身代本醫學熊不

欲煩以事代之任事得用志不分爲經師出私橐嫁本女弟之在室者後女弟家燬夫若子俱死熊延致養之生三子鼎渙晉僅五歲母自教督之鼎渙治進士業讀書至鷄號熊紹治絲枲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索其文閱之曰渙文浮禺宜貢矣已而果然本下帷講授過從者甚衆熊聞之談辯輒逾斷其純僻壽夭後畢驗無爽僞漢兵起亂及顓熊時遭末疾匿鄰空室中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終無入室者避地安寧鄉遭危者屢矣竟以全漢遣使徵鼎者再熊曰虜狂悖敗可立

而待也慎母往元閩省守臣以書招之熊曰往固
順然元運去不可爲也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
鼎從事熊曰可矣聞江表有真主可依其哲如此
江萊甫妻葉氏歙人也初歸江舅已沒朝夕事姑謹
及夫沒立夫兄之次子榮爲後撫育盡其心長訓
以義方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治祭祀綜
家政百需一不以煩其姑而井井有章元末兵亂
奉其姑避匿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有憂戚之色而
姑安之亂平還營舊業家益裕姑卒喪祭如禮壽
百歲而終洪武初詔表門復家

錢瑛妻張氏吉水人錢世有篤行元季盜大起瑛祖本和爲盜得驅之行瑛聞奔訴祖耆儒年老乞身代祖亦哀訴無子唯一孫請死獨貸孫兩人爭相貸賊悲傷其意兩釋之方脫時瑛母復被執張氏翳伏叢簿中見賊已執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悅其少美乃釋姑縛之行張氏旣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姑訣曰婦無所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姑稍遠卽罵賊不復行遂死之國初瑛以薦三被辟命皆以祖老辭祖沒終身悲痛登祖故所築樓輒流涕因名曰思樓其孝行篤至

世鮮見也子遂志舉進士至大官

寧海董孝婦羅氏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同里董釋
卿事祖姑若舅姑孝敬雍順舅姑喜家政一任之
井井也已祖姑病手足痺不能洟或時汙牀席孝
婦躬抱持洗滌進飲食代爲執匙筭歴久不懈祖
姑德之每食必祝曰吾苦孫婦無以報願孫婦多
子孫有婦如汝孫婦孝也已祖姑及舅姑卒奉喪
葬外精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生四子訓以禮義忠
厚有母道及釋卿蚤卒娶子婦生孫教相與合食
母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家庭間出納

有法長幼有倫待賓客有禮人頌以爲女丈夫也
元亂無政大家各以貲結長吏隱租稅俾小民代
輸里正因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病之孝婦家
爲里正催民租如法不足寧以已粟代之輸洪武
初台郡饑富人以麥貸貧者斗責穀二斗三升孝
婦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人
困取倍蓰之息爲乎必減息爲一鄉率所賑孤弱
爲娶婦成家者二十餘人家人指踰千婢僕稱之
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若才性所宜處之各適無怨
者年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玄滿前

果如祖姑所祝人以爲孝敬之報云

陳思禮母石氏四明人世爲士族爲邑人陳德祥妻生思禮甫七歲而德祥沒石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脰必使挾冊往從學不廢也遇少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爲名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汝者欲爾繼父志成學也今柰何背之於是思禮從宋學士學以孝謹聞母卒思禮被髮狂號欲自剄衆勸之乃已踰婚期不婚衆勸之乃婚君子曰石忍哀教子以節著可謂貞婦矣思禮亦孝子之情哉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州西安人父頤本簪纓家無它
男子獨產四女子貞婦生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
毅如成人不與羣兒女狎年十九歸同郡徐思誠
思誠忠壯公徵言七世孫也代有顯人而貧婦歸
事舅姑惟謹靡日夜事紡績猶差臍薦之遇賓祭
勤飭不足則質簪環以佐費疏食水飲甘之若飴
也舅沒貞婦出所蓄布帛爲含襚始成喪思誠出
上塋而漏貞婦哭欲死營塋二喪於先塋之側塋
焉念姑老遭家禍殊苦日夕勉勉柔怡溫存之時
燠寒起居彌謹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

勝已者交非類者絕之雖寒燈涼幌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姁憫之欲風其再醮翦髮以誓堅不聽已子謙察行義爲瀧水丞當之官會覃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自白金盤八面授之曰國恩厚居官宜冰蘖自守祿不給第出此用之慎毋贖貨爲也洪武中表門始夫有田宅爲強族所并屢訟不得直夫沒讓弗與競及宅轉他姓貞婦乃贖而居之識者以爲知大體云

周節婦趙氏宋燕懿王裔孫也後爲諸暨人通論語孝經年十八歸邑人周本恭始歸而姑卒旣而舅

及夫兄若姪相繼卒次兄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
飭喪紀如禮育顯宗如子會天下亂夫嬰疾甚恐
不起指三子謂婦曰今兵革四興三子单如此我
死爾其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所不能保
孤成節者天實殛之夫卒婦髽跣號泣少間含食
哺諸兒不暫出戶限大師克諸暨節婦抱兒及顯
宗從一媵出走匿窮谷間饑餓顛踣削木膚采藜
藿以食或勸之改適剪髮示之益自戢厲色峻詞
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賴其田持田籍與
辨賴以完治麻枲爲布帛以繼乏求詩書夜焚松

脂坐諸子兩旁口授之如嚴師諸子畏憚懦恐不敢舉目仰視及長遣游賢師友游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以父兄早沒惟顯宗羞服與諸子同而婚娶必先之諸子皆有士行人以爲節婦善教所致云

朱太史濂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畧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難已難鳴呼此豈持

賢於女婦而已哉

柳氏二節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桂而宗遠卒或以他語間之則忿曰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之使然義則實然他何顧乎且姑老子少吾何之乃苦瘠力營粟帛以養姑而勗桂於學姑年八十餘卒而桂娶于陳陳歸逾年桂復卒或諷陳再配陳哭曰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卽死死柳氏牖下耳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爲命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

後行婦姑孝愛如母子然歲時具醪饌祭柳氏先
祠二婦莞然拜階下涕泣不自禁鄉人稱二節云
劉仲安妻王氏太原崞人也年十八而嫁生一子溥
八年而夫沒誓不再適家貧治絲枲自給日僅一
食衣取蔽形艱瘁甚處之俗如也里豪武氏子欲
媾之遭猾嫗誘且撼終不變督溥學遣從賢師友
游師與友有益溥者殫簪珥歛致之不以貧廢禮
卒以有立貞婦性嚴恪有烈丈夫風里婦有淫行
招搖行市中以所曳杖擊之有姑適賈氏老而喪
明子忤之以告輒嘑叱責之走避去衆共嚴憚之

同號爲鉄面夫人年七十餘卒是時人鄭誠妻
賴氏寧海林可聞母方氏皆守義不他適誨子有
立

方孝婦諱迎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同里楊敬敬有
母何孝婦左右就養無違志何病臍道澁不能親
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久手文
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怜色性勤儉知讀書嘗鬻
田教子不少斬稱孝婦孝其大也

徐節婦太末汪泰亨女也諱妙善年十八歸里中子
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瞑而泗病語之曰吾旦夕

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妻子孰顧耶節
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誓曰妾所二天若有如日
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於其姑盡收其貲用
去而別居姑以憂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罄節婦
秉前誓不變或微諷以改志者輒顰頰疾視弗與
語甚且唾罵之单居無婢僕躬操井臼晝夜紡績
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孀不爲此也
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慮使之徵其奩
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懃也且時徃事舅與季惟
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賙賑之見在井屋上

多疾難其成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已耳孤之成否天也何知焉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至手脈田若干畝界之遂卒季大恚不復顧節婦哀慟殯葬畢如禮季死其壻女不顧節婦殯葬之如所親德昇之幼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說其大義長遺從名師遊暮歸課其業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荼矣德昇感泣奮勵卒有立旣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裕矣猶衣疏食糲勤女事如異時年七十五而

病盡出手所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
沐浴更衣就枕卒

王常妻湯氏名慕貞武林人常商番禺桂林者六年
不反已遂卒慕貞僅二十有七誓不復嫁力於米
鹽薪芻之費不足使蒼頭貿易以佐費修瀆靡缺
舅姑忘其子之亡也舅嘗患疽湯日夕稽北辰乞
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兒二人窮老無所歸湯迎
之還終養同於姑夫季弟暉有二女貧不能嫁湯
爲擇良壻治具嫁之暉旅死三衢湯竟還其喪附
兄塋有一子曰驥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傳受春秋

仕爲監察御史人以爲榮湯太息曰我未亡人耳
始念獨撫驥得加長歲時持一觴酌王氏墓土耳
不自意有今日幸有今然何能捐益哉登上壽乃
卒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未幾午
同從子零行往戍七閩死閩中張獨居事舅姑甚
劬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療之及死喪葬無違
禮旣訖事則往卧水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
生不見父母沒不得歸葬父母傍使無妾已矣妾
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歸夫骨者雖寒甚當不死

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錢大書其事于
衣裾以行行抵閩零猶在問夫塋地忘之矣張慟
幾絕夫忽憑童子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藏骨
處發得之持骨祝曰信吾夫骨者人口當融如冰
雪粘如膠已而果然官翕之上太府復其家金華
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
利津亂墮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晝夜不得乃
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卽墜
已墜發視之果父也塋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
婦事頗類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不其諒夫後

著之元史中

吳氏二母者永興吳筌母若大母也筌母林年二十二而夫亡亡一月生筌筌生甫彌月而王舅沒姑胡與林共保持遺孤長育之豪宗欲脅林強妻之林負兒與姑逃而免稍長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知名君子曰吳之祀二母存之也又台寧海有魏節母趙歸江浦魏順之年二十四而順之無子以猶子校爲後不他適爲校娶同邑應氏生二子海江而校又早世趙撫應共守後子孫烝烝焉

吳世昌妻劉氏建昌廣昌人幼有淑質歸吳居數年

而夫疾纏綿祚席餘二載侍湯藥勤瘁殫極世昌
慶不起謂婦曰吾累汝矣吾死汝無壯子且柰何
節婦泣曰婦之從夫有死無二君不諱妾敢有它
志乎歟之日拔髮納棺中誓靡他無何子又死節
婦痛之甚啮其臂毀慟欲無生比夫葬命穴塚旁
爲合墳欲自縊以從舅姑慰勉之曰汝自爲謀善
矣如姑舅何節婦感動乃強自寬節衣食以奉舅
姑鄉間歎其節孝夫第世旺子方娠夫憑巫語婦
曰吾弟之子卽汝子也卽不信汝啮其臂今齒痕
猶存及生視其臂果然舅姑命以爲節婦嗣卽仁

傑也節婦撫育之不啻已出仁傑亦孝養篤至如
節婦實生已也事聞詔旌門

黃文母孫氏本河澗任丘人歸新喻黃鉉生文甫一
歲商南陽鄧州守禦百戶李興復以女妻之於是
鉉隨李居絕不復相聞時孫年甫二十有四日夜
勤紡績營衣食鞠子每母子相顧潛然涕自悲也
文成童母私謂所親曰吾聞惟讀書可起家吾辛
苦至矣幸有子欲教之學勗其成所親曰若一子
外無紀綱之僕難任也誠令學艱辛必百於昔矣
孫愀然泣曰吾慮之熟矣顧處子計莫良於此同

籍人幸文長任力役怒不聽懇之責益急會所親
哀之爲言於有司文乃得就學於是孫力治生爲
文從師就學費文亦感動力於學學成入太學與
同舍生言獲知父所居乃詣鄧州求得之及通判
兗州奉母俱卽遣人迎父父不至母曰汝孝心盡
矣彼有所戀不可以再迎文力請乃以安車迎致
之於是爲夫妻母子如初是時李實妻朱氏父母
納實實爲贅婿甫十日實行賈遼東行渡海溺死朱
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

無錫范氏者燕山卒儲福妻也靖難後調曲靖衛福

號泣不食死范時年二十奉姑韓甚謹每哭夫輒走山中號不欲令姑聞貧無以自活或強委禽焉不聽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因取織席售以爲姑養姑沒爲營塋廬墓側終身及范卒草遂不生曲靖人義之卽廬爲庵祀之集尼以居曰崇孝庵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上書言妾夫坐法當刑妾念夫方父母老病且篤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專事舅姑累夫在獄衣食斷絕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舍舅姑而共夫則

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禽不能孝而子婦之道缺
且夫旣死則父母必傷痛以死妾寧能獨生是夫
一人之命固三人所係也妾誠伏痛之願以身代
夫抵死章國法而丐夫一命得生養父母是妾以
一人之死而生三人之命也惟 聖慈幸許 天
子傷其意詔併宥焉

王辟雍妻楊氏東里公族孫也泰和人讀書識文字
造次中儀度肅然事繼姑嚴相得甚權辟雍有從
兄子殺人具獄上府讞辟雍囊金從所親如府所
親教讞家引之曰此木訥恆怯囊金在我恐之可

得也仇家如所教引之時郡守刻意抑豪右以辟
雍世宦家立捕移獄以爲辟雍故橐金解獄也楊
與繼姑走號訴府叱扶去扳檻檻折不爲變乃匍
匐走訴當道楊故名家子進止語言婉婉有度上
官爲動盼獄詞氣平詞直問誰教若爲獄詞者
曰手書也校手書良是乃留意廉覈得其情立破
械脫辟雍於是日勗夫杜門遠囂後卒辟雍因獨
居不復議繼室事曰吾以妻得生

姚廣孝姊者吳人也廣孝始爲僧然有殺心姊嘗戒
之曰女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箴之也已聞扈

靖難有大功姊意獨恨之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
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避匿不見曰
貴人何用至貧家廣孝乃易僧服屏騎從以往姊
堅卧不肯出家人勸之不得已乃起立堂中廣孝
見卽連拜姊曰我安用許多拜曾見不慈悲和尚
是好人遂還戶終不復見

郭氏二貞者泰和郭彥清妻蕭若其子可權婦劉也
彥清當元季與其父德祥保鄉里卒有子三人皆
幼蕭氏曰吾事也撫之成後可權亦早死婦劉有
二子曰克哲曰克咨劉曰吾姑能存諸孤今賴之

吾何敢不力卒成二子有孫仕舉進士爲大理寺
正君子曰有貞臣而後能國有貞婦然後能家郭
氏姑婦二貞繼作祚其昌夫

蕭懋廣妻劉氏吉安福名閥家年十八歸蕭後三年
生子紹芳僅眸而夫沒節婦誓育子以奉蕭祀不
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幾死節婦抱之哭日夜
禱于神曰未亡人所不敢從夫死者以是兒可鞠
爲蕭氏祀也兒當斃願移遺未亡人之身幸捨兒
存蕭宗已而愈節婦撫育教戒期之成已紹芳稍
克立而遭非辜與妻周殞于官遺孤遲甫六歲升

甫四歲節婦又撫教之如紹芳初節婦哭憇廣時
其家兄弟已析爨而夫幼弟妹四人猶鞠於節婦
後夫季弟茂堅以不任公家役破產節婦復割已
田資之諸弟感激復合爨內事無小大節婦畢主
之節婦益勤織作督孳畜而家裕夫弟姪賴以婚
嫁者十餘人葬者八人內外賢之當是時劉氏羣
從姊姒有子羽妻阮氏習敬妻歐陽氏皆年未二
十而孀守志節相勗劉忠愍稱以爲一門三節云
天順中劉賢良尚琢者以薦召將拜官而卒妻彭
剪髮誓不嫁勤布縷自給四十年彭祖母亦年高

以節稱

俞烈女者溫永嘉子也父早亡母陳以窘衣食故欲改適烈女泣曰不幸無父又失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歸郡人劉斌女依焉快快不自得念及父則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繼父前妻之子甲遣婢潛往說欲汚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罵曰死則死矣吾豈不義而生貽污辱乎一日繼父有它適甲操刃往卽之女厲聲曰狂悖行無禮吾寧死不就辱甲遂刺殺之斌歸捕甲置空室中絕食飲而死歲大旱郡守何

文淵大禱祭不應曰東海孝婦以冤死天爲枯旱者三年今郡中不再雨意豈有冤乎耆老以其事聞文淵驚自製文諭祭之天立雨

張伯安妻孫氏行人諫母也句容人父國善與同邑人孫穀賓相得甚而二家素以閥閱相高又二家婦俱娠於是二家喜相約曰幸生男女當且爲婚姻無相忘伯安生十年穀賓以訴其弟之冤不勝死而家沒伯安隨母與兄戍崇山稍長奉母兄命還鄉且請婚孫父母欲負約女不可曰娠而許之若之何負之且所爲負約者獨計女棄於外惟窮

苦耳然命也命誠窮郎它適可得逃乎必許之於是竟歸伯安已從伯安如軍中既至以事姑不逮事諸姑與姒氏如其姑未幾伯安徙戍赤水又從如赤水伯安雖在邊猶守父教遺訓合宗族數百指爲一爨又雅好容貴人聞士造門者無虛日而姒氏病以內事付孫孫內經營其家家用給而輔伯安禮師以訓其子姪尤力永樂中何教授邦寧者老儒也以詿誤戍邊道過其家留久之且去令其子入謝內主孫不以自當置鉢若干錠于姒氏所以齋之時姒氏病不能舉矣教授察知爲孫意

也深重之遂許以禮經授其子諫之舉明經母之力也

吳貫之妻鍾氏廣南海人也父以詩教授于鄉里中子吳生從受詩悅之文焉嫁三月而生死婦年甫十九生且死執婦手曰師以卿托我乃不能百日也人世之恨孰大是吾三世喪未卽土庶幾天未絕我遺腹生男幸當以垂絕之言告之貫之死六月而男生婦辛勤綜理數年間墓其夫又葬墓其夫之不克塋者舅姑信之鄉間交嘵嘵稱之婦小心恭畏不介恃也愛子甚然不以姑息子孫小有

過雖老大猶加鞭撻身壽嗣昌詔表門

華亭二節者華亭朱婦薛及其姪翁也薛生二十又四年而寡翁二十又二年而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曰何以爲也以身事人者不可失以言許人者不可食步而家門豈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何可朞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吾何求哉且鄰里中如吾少而寡者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而至於老豈少也又誰旌乎二節志旣同姊姒之交終老如一日李承箕曰聖人思忠信於十室之邑吾得於一家况夫致貞之心比於學乎誰能忘之哉

吉安人者太僕少卿張寅妻也吉安安福人寅從父學京師坐事亡蕪吳萬里不相聞者數十年父母納豪家貯改嫁之女自經以誓乃已其後寅舉順天鄉試却權貴婚歸偕伉儷如初

母節婦章氏進賢傅敏聲之妻也敏聲孤而娶節婦勸之學學有名卒節婦誓不改適既終喪猶面黧卸服飾養姑惟謹得其懼心如夫存子旣長擇師教之曰世業也又少孤不自力何棄乎旣畢學成隆於養而婦順節婦稍自慰已而卒將葬是婦徐毀病不能興謂鼎曰吾不能養吾姑死幸瘠我姑

側卽長瞑無憾已而亦卒君子曰章節卓矣乃徐孝亦何可泯也

錢氏鄉本忠妻也幼具四德讀孝經列女傳通大義毋嘗病且篤錢侍湯藥廢寢食夜露禱北辰疾遂愈年十八歸本忠不二歲而沒勵幾殯奉姑周孝姑性嚴能得其歡心姑憫其無子勸以再適錢不答已再至三則誓死以謝及姑老命與諸叔異產錢讓而後取既乃以禮繩衆課耕織肅如產益裕拯餓恤寒里鄰感之姑亡悲思成疾力殮立嗣子而瞑

六烈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天順中有陳女陳女者年十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寘死君懷中於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裹髮寘瑄懷中葬焉而女乃遂慟容飾素笄綺衣而居後父母謀改聘女聞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葬三年而岐穀丫瓜產之墓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待後人矣妻泣矢之

曰君死妻死不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夫不棺棺成自經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死曰永昌俟我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年十有九歲耳柰何乎死高氏曰嗟毋謂百年永耶卽百年均死耳竟縊死

劉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在覘婦有央志引登樓同卧起婦不食數日矣紿曰我饑渴甚下樓取

水欽下縊死時年二十一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賣衣辦湯藥夜
籲天求代林死不得自經死

田孝子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病母
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宿舅舖而
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死屍出牆
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爲孝子我獨
不能爲節婦耶乃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人白其
事於官爲六女立廟郭西李提學獻吉爲之傳其
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

烈陳女甘心未家稿骸竟雙金蒂則瓜岐穗離離
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秉貞隕軀捨生展哉令
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
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迹揆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吾今是恥
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先是夢陽以江西按察副使
提學上書言臣奉勅督視江西學校所過採訪風
俗宣德意而窮閭小戶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所在
多有率泯沒無聞者以有司展轉覈實胥吏乘機
橫有求索往往坐寢其事也臣竊伏悼念旌德以

勸善罰罪以懲惡二者異用而同教故世有冒白刃不懼而畏爲陳公所短亦有犷悍掉臂見五尺童子則徐拱而爲之歛容此益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成益藪澄源固本要在風化謹將所採諸節孝行迹條上乞勅部旌表免再覈勘以勵風淑人於是廣永豐人潘應妻高以割股廬墓玉山詹清妻毛以節孝鄭叔松妻周永豐進士劉伯川妻徐清熊恒順妻李以守志饒安仁易會妻蔡清江熊斐妻彭餘干康萬欽妻彭曹旺七妻齊以死難具得旌

國初安陸侯吳復妾楊氏普定人年十七復卒慟復
歛沐浴更衣自經死其後清源伯翼保妾王氏邵
陽伯馬聚妾陳氏皆殉死皆詔贈淑人

楊宋妻康氏武功人郎中浩女也宋幼慧嗜學年二
十六得弱疾父爲雲南布政使惟康賢宋疾呼父
曰父行不負於神明神必錫之後其亟於側室焉
圖兒於康氏婦以正相規素矣意必殉兒宜慎防
之既卒婦毀甚百方莫能解嚴防之舅欲責以義
冀可緩垂簾召喻之曰事夫養舅姑均婦道也吾
與女姑衰暮四子俱天所自慰者幸有汝長姒暨

汝古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曷就其大而益者烈婦
曰長姒之孝過新婦百矣又伯兄治命令母死婦
生一日一日負夫諾况婦侍夫疾逾年已瘵與死
隔秋毫耳等死死貞可乎明日舅復呼喻曰汝女
終四年呱呱婉婉幸長之娛吾暮齡烈婦曰幼女
如泡期豈可執且長姒在何患乎無母又明日舅
復喻之曰死暫易守難汝苦節至白首貞矣何必
專死成名烈婦曰婦不難以死從夫焉知名何物
哉後稍懈卒飲藥死而楊布政之女適康寧亦從
死或曰古仰藥及誤中藥者多躁婦絕時神定體

安獨睛暴裂耳斯何也崔學士銑曰分明而心安
志決而往利方其生也惟死計也迹其沒也所圖
成也專則石可沒羽勇則日可隨戈况發於義耶
張氏女秀汝_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
越明年琳病死女聞計易服悲哀若已嫁者塋之
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卽尹氏
執喪跪麻日夕侍几筵不暫捨舅姑不忍也徵勸
以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病甚亟歸省宋
思鹿羨潛刲股作羨進之宋疾遂愈已復還尹居
五年以疾卒邵侍郎寶曰盧子家有言女之情以

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若張氏所謂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者而恩義如此加於人數等矣况專於夫或衰於親出於庶或忽於嫡而女也獨能不偏重焉使被以關雎之化所陶薰當如何哉

烈女輝者五河令周應文女也居庸人生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張耀待年而耀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闈奔計吞聲痛自廢其食飲旬有二日自經死先是耀卒家買棺得巨木折而二之至是遂以歛輝死家所葬花卉夕盡死先是燭生毛丸

韶妻段年十六夫死欲從死不得間越數月竟死
豆烈婦瑞州通判姜榮妾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
瑞州妻倉卒付豆印亟出集兵府無城而賊入求
姜不得以刀傷姜妻豆哀救免之因執豆豆先藏
印池水中既被縛行有同被縛者父子也豆謂賊
曰盛家子既在可令其父歸報報令來贖我也賊
如言豆密謂盛曰我所以未死者以印在東池中
莫告也今言之吾死矣道井旁給賊渴欲得飲因
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焉先是宣德中福建亂
上杭邵縉紳妻陳縉纓妻黃氏奉姑匿金山岩穴

間賊執欲犯之二婦給過河人他舍可听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受辱因洒淚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水上兒尚在抱中人咸悲之詔表聞

鄧烈婦諱閨秀新淦人沈慧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歸璜潭曾景昭時甚少能事祖姑若姑恭順諸所無不當祖姑意者已而又含諧諸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於是姑大愈益喜而家咸委焉里俗商多金多新塗鮮務耕業織作獨粉黛純綺爲惟會烈婦衣大布紡織日領額不休或諷其自苦曰

無所苦曰大朴曰朴宜人也有詰之曰麻枲婦功
也惰窳罔功用功弗婦矣古王后服浣濯帝室衣
弋綵况民間乎布素常也侈則爲妖聞者嘆服其
言稍稍慕效之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
奪爲淫汙烈婦聞憤憤曰狗鼠乃爾豈謂人盡懼
死耶忽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
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牽其子以
姑出走盜得之索賄聲與首飾請姑姑脫請子子
脫乃獨繩烈婦脰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哭至
牛尾洲度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

後人來至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君子曰烈婦
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
哉雖古哲人元夫曷加焉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女婦不辱被害者四人焉
一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事聞詔給牌樹闕
如制立祠曰四貞賊陷碭山碭山婦張氏武氏同
日死沅州亂沅州有二女一歸王邦潮一未嫁倉
卒相攜赴墮塘水自沈死越五月浮墮塘貌如生
時思州經歷盧蕙妻寧氏倉皇與蕙訣赴墮塘水
死他諸以冠至不受污死者袁陽于世用妻高氏

萬安張成甫女貞婆之倫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歸十有八年而寡而家散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楊一子不育獨一女幼既除喪或謂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也迺僦其夫隣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時設夫主食酒饌哭大盡哀召姻戚餽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棟樁之間不缺女長贅孟氏子侃爲婿益修整爲內外規初寡時有欲奪其志者用間探其意知不可乃已方世華屬繢時

未諒楊之終僅以田百畝贍焉沒用以葬從世華
兆邵侍郎國賢曰慎厥從以存厥宗維貞始終吁
嗟揚乎其有聞于紀叔姬之風乎

約論曰 國初女婦事所以能表著多若此者以
宋學士濂加意於闡幽餘次古今列女事率以其
夫君子而成名不然必乃附名世士而後著宜著
者眇也嗚呼久幽鬱操貞者安之維風者或耿棄
而不揚悲夫

范節婦者寧海朱銓之妻也年十九歸銓越七年而
銓沒無子父母老矣哭無時甚哀節婦默自計曰

吾不難以死殉吾夫顧舅姑衰如此吾又無子其
何以畢夫志耶遂截髮示無貳志而朝夕視具事
舅姑如夫存常屏處一室斥珍麗勤絲枲以佐養
家燕召弗赴或以無子動之節婦泣指其髮曰此
不死之餘也可復冀乎或曰凡所爲守者以有子
也卽無子百歲後當何如節婦曰不然凡所爲守
爲夫也義不二志也有子與無子又其幸不幸焉
爾矣若有子則守無則否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
弘治末有司上其事得旌門年八十餘卒朱氏先
有旌表董節婦者於銓爲祖母君子曰懿哉節婦

衷於妻道矣不以子故亂其守舍夫

華時禎妻張氏無錫人福州守時敏之女也福州與時禎父共學相好也而二家舉子女又同時比長華請聘張許之已而曰吾挈家之官吳外母老而無托請甥於我乎館而時禎爲贅婿張娟朗靜秀賓敬自將挽拽以共居於約數歲華貲增裕而福州之嗇爲起張弟妹之婚嫁吳母之存沒賴焉弟豪文而泛張曰父官也貧語其婦時相而節焉時禎雖館于張意若有繫然者張曰無舅姑之思乎請構居迎致焉于是張之父母安于官時禎之父

母亦安其子婦之在側也福州旣過家籍故業新
拓奉以歸而自請歸華福州不可張曰舅姑在於
是奉舅姑還里第盡孝養杜斯干相猶之鱗而華
日以雍請時禎置二副室圖嗣息愛子雲而能教
遂以文知名福州喪甚而猶哀曰贅殆室等吾從
其厚福州之後日落時禎請繼張曰盍請乎舅姑
及母喪重哀而致隕疾亟屬雲學屬子婦內政屬
時禎與雲以二女曰秦壻疾子殤吳庶出庶亦女
也必厚歸之已遂瞑林司寇曰女於張得蠱之初
承考於華得家人之六二順巽也母喪傷毀禮未

稽孝足念矣

謝節婦周氏者，鄞人也。少明敏，通孝經，女誠諸書。年二十六，夫歿，以醫客游宛會，稍計聞周頤，絕移日已。念舅老，不欲以壯子故傷其心，自是飲哀解簪珥，奉養之惟謹。喪厝先塋旁，豫窯祔焉。子表生甫，二歲幼得嘒疾，延羸甚。日夕於先祠下焚香，稽首祝願天不絕謝氏。後居三歲，忽一夕夢有神語之曰：「若兒明歲上元，病瘥已至。」期一汗而愈。已家資且乏，而祖遺衣服書籍，謹藏之不失。或問之曰：「餘物去可復衣書氣澤存焉，忍棄之乎？」已舅以孝。

養終而孫汝儀舉進士官監察御史每勗之曰美
官難得好人難爲汝必勉之卹幼字微父而益篤
故親疎懷附家無間言卒年九十有二詔旌門

陸義姑姊者工科給事中蘇吳陸浚明之姊也於浚
明之子若女有長育之恩焉與在昔魯義姑姊事
頗相類故吳中人遂以陸義姑姊稱之初浚明旣
以言得謫謫遠方母胡夫人年老矣且失明浚明
行獨留其內子家居侍養行數月而內子病卒遺
一男一女皆甚幼胡夫人悲號呼天哭莫知所處
也義姑聞之泣曰此吾責也命其子謹守廬舍亟

歸候其母抱持兩孺子相對泣遂留撫之以漸教之讀書習女紅恩勤備至居數歲而浚明宥歸皆長矣猶爲其女縫裳衣飭奩嫁具畢嫁乃辭去從其子以居羅文莊曰義姑姊義矣本之孝不遺其親謂之孝女可也

方淑人張氏梧州守元春女也歸方指揮使能順事舅姑親饋饌與夫相賓敬已指揮與姚源盜戰疾力死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昏殞時方娠卽默禱曰男也吾與俱生卽女也必俱殉矣踰月而舉子恩指揮家故涼淑人茹荼履棘岌岌不自保於是

奉其姑戴與恩相依爲命者四十年恩就外傳母
督之甚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屬望之意見稍
嬉輒訶責曰兒不億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嘉靖初
指揮死事聞授恩都指揮僉事旣而貞節事聞詔
旌閭而恩得僉書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曰兒一旦
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
父輩儕人也卽少有瑕類指摘者競起敗矣已而
恩擢漕運叅將念二母春秋高依依不忍去而淑
人激以報國顯親促之行而身留養姑姑病傍徨
醫禱寢食爲廢姑沒以毀瘁亦卒

梁節婦劉氏鄞人也年二十七喪其夫生子甫兩月
輒誓死不移當是時舅姑沒無伯叔之親茕茕孤
嫠形影相弔敗垣草屋不蔽風日節婦惧不能自
全常持刀自衛曰寇卽至死耳劬勞織衽不廢晝
夜而饔飧常不繼宗族莫可恃有西疇先生義人
也貧爲里塾師念節婦困悴時使人存問往往分
少給之且教其子衡衡少長別授徒資束修爲養
然微甚不充也節婦嘗出汲墮水深甚必死忽有
縛懸水中緣而上乃顧無有益鬼神護其節云年
七十四以病終史官張邦奇曰予嘗聞節婦之子

衡令稱友蘭先生者親見其母歷艱阤五十年言之未嘗不垂涕也工部侍郎曾公來賑饑爲書數千言白之下其事有司見其單微格不行嗚呼婦完節於單微者極難而見抑於有司迄不獲沾朝廷之旌命以湮沒不聞者悲夫天下豈少哉

俞暉妻楊氏無錫人少從父叔學識字通書史大旨歸六年而暉卒痛幾死及暉葬惠山先塋會風雨不能舟婦翼棺扶服行塗泥中十餘里觀者爲歎欷泣下暉死時婦年始二十餘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晨昏母黨

憐之欲奪其志則指暉死時手書雪操冰心四字示之又指二子曰余所爲忍死者此耳不然余從死久矣內外文姻諸宴會咸絕不往來也其婦也宜然至老猶然姑未疾湯藥禱祈甚虔至顧盥櫛沐扶抱吮摩哽泣之事必身親之不以屬人二子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傳夜歸篝燈火相對相其讀時時稱說暉音容嗜好及其志行幾以勗二子使勿怠而二子皆立嘉靖中常州守以聞得表門姚指揮妻朱氏滁人也少端靜不妄言笑平居儼而莊遇事能斷不苟隨尤不輕取予歸指揮六年生

子曰永思而指揮卒年纔二十有七已永思患瘳
而劙稽類籲天曰天乎姚宗胃獨是願身代免於
孩課之學曰兒乎姚宗胃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墮
先人姑舅繼喪拮据營殯歛含襲之具勉從厚永
思既襲職歲督漕已念母年耆衰矣宜朝夕侍側
謝漕歸養又明年卒母慟至骨既而曰天降苗人
其若之何藐是孤孫惟我在鞠應禎恩篤深時曷
以有成母修婦教特嚴雖盛暑未嘗服綵縕垂白
矣於童子亦不親授受應禎壯襲祖職每俸入必
薦而後食語子孫曰先人之汗馬也農人之汗血

也子孫坐而啖諸懼乃有天殃况侵漁乎病且沒
與應禎訣曰作人難汝行已蒞官惟謙惟信惟廉
惟恕應用愆汝必念之能無茲墜吾卽死瞑矣遂
卒年七十有三胡莊肅爲表其墓

樂景文妻歐陽氏憲副熙女孫文莊公德三從女兄
也吉泰和人幼聰慧通經史旣嫁夫婦敬如賓後
三年而景文遘疾絕復蘇曰吾妻娠必男先憲副
爲刑官三十年不戚不貸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
後也已謂妻曰以遺孤累卿妻指天日爲誓而景
文卒逾六月子葵生妻日抱葵與爲命父憲副公

迎而館之家每誦夫亡復蘇時語輒悲不自勝矢
心操行六十年敬舅姑諧妯娌愛子姪恤臧獲嚴
外內局鑰賓祭贈遺豐約咸有度人不知樂之無
良人也葵年十二自外氏以歸教之親師取友數
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爲勗而葵卒
以立葵有女戚族將納采族衆交贊葵心許之矣
而憲副父子繼沒家益落獨遺孤譽孺人泫然流
涕曰葵汝非舅家不及此今其家落譽未有室盍
婚諸葵敬諾有他姓力請者則以母命辭或曰譽
也貧而孤葵曰此吾母之所以必妻譽吾所以必

從母命也君子曰母如是宜能堅志以植孤子如是宜能篤行自植也夫

周節婦者吉永新人爲龍田潘氏妻潘有室僅五年半拘犴狴生子曉才二歲曰晚者遺腹生也節婦初寡居三數年外氏或憐之有微諷乃痛憤哭不絕自是不復反外家獨洒掃一室無纖塵終歲居之几閣蕭然竟日默默也蓋十五而嫁二十而寡辛苦艱難三十年無聞者劉御史陽悲之曰久矣予之傷此也窮仄僻遐職風教者求之歟必其親戚子弟有交游之託求之歟史稱巴寡婦清世有

丹穴擅不訾秦皇帝至爲築女懷清臺當其時環
四海之衆秉節抱義寧獨一巴寡婦者曾不能達
於鄉郡之吏久矣乎予之傷此也

歎中七烈者汪中丞道昆傳其所賄記也或汪所自
出或死汪乃今有聞有不聞懼其終不聞也而傳
金載之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汪永錫松
明山人也家故貧賣餅爲業娶孫氏顧甚莊居
數年永錫病瘵久孫候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
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子嘉耦答
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卽有不諱竊自計

大事畢而從君今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詎能察耶請蚤決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卽病者死必嫁之孫遂先永錫十日死後二十五年汪女有死鄭獻者鄭獻長齡橋人娶汪女居數月而獻客死女聞慟而絕者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姑卒家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又二年汪女有死謝湯者謝湯病狂人也每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父幽之別室中女大憂日夜伺湯時衣食惟

謹會倭寇入湯狂出走候人以爲倭也掠殺之居無何子又死湯父察婦必死也則遣季女與婦同卧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子又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信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及河梁婦鑰戶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授季女鑰投水中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芝黃陳女也爲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中任江西按察副使淑人從會閩廣盜入吉安一中死焉淑人輒赴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主不幸死郎君遠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主喪淑

人乃強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喪歸至
之日遂不食子婦奉餧粥進曰祖母春秋高毋何
忍見倍母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應曰孺
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弟能任之卽毋
不幸以疾病終惡能留乎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
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忠愍祠城
東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者沙溪涇應宿妻也
應宿貧服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卽棄餓
身安之已應宿病鮑延醫藥無遺力應宿度不起
以其私告母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自傷乃趣爲應

宿治喪具旣具謂應宿曰君嚮與君母言妾聞之矣今喪具旣具請先君其待君地下君母嚴他日懼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其後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方氏者北山方渭女也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野汪鳳後十五年鳳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父母諭百端不聽鳳家遣女媼勞之女語媼曰母多言我生死固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視我我猶可須臾毋死從姑歸不來吾不夕矣旦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毋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

墓執夫喪卽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母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送之北至蹇帷視車中女自經死矣遂合葬

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歲而應玄病惟李爲遺憂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妾君在與在君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於是歸辭其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畢分之應玄死歟畢李哭之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之啓戶入救以甦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可矣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墓

遵守衛人出就食食項縊卧內死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亦風教謹
俗使然耶抑天性也比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
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乎長齡之死
乃在笄年奇節也鮑以貧賤著信李以富貴
隕身於乎烈矣